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五回 大俠夜闌降盜賊 淫僧夢裏害相思

詩曰：財物從來易動人，偷兒計劃聚群英。

窖中覓寶擒姦釋，杖下留情遇俠僧。

談佛忽然來活佛，觀燈故爾乞餘燈。

夢中恍惚相逢處，何異仙槎入武陵。

話說李秀苗龍韓回春等，一同搶入庫房，撬起石板，果然香爐、燭臺、金銀器皿，都在地窖子裏。又見側首一個皮匣，扭開一看，約有數百兩散碎銀子。苗龍等不勝之喜，叫莊客打開帶來的細布又袋，將香爐燭臺皮匣物件，都裝在袋裏。酒生莊客韓回春，每一人駝了一袋。李秀將房側懸掛的舊幡扯下兩條，把鍾守淨行童兩個口都包住了。李秀挾了行童，苗龍挾了鍾守淨，一夥人悄悄地走出臥房，逕奔前門而來。

卻說林澹然，從夜深送佛化紙喫齋，收拾已罷，回到禪房，正脫袖衣要睡，猛然想道：「這道場做了七晝夜，城裏城外，不知引動了多少人來看耍。佛殿上供奉擺列的都是金銀寶貝，自古財物動人心，倘有不測，不可不防。且在禪床上打坐，待到五更睡也未遲。」閉目定神，坐了一會，只聽得東首後門邊，犬吠地吠響。側耳聽時，又不見動靜。心內疑惑，跨下禪床，手提銅杖，步出臥房，逕往東首佛殿後廊下穿堂看時，只見一帶門直到廚房都是開的。林澹然大駭，急走後牆來看，後門依舊關閉。復翻身遁出，來鍾守淨土庫邊，見石門大開。林澹然走進石門禪房裏，覺有些燈亮。此時苗龍等正在房中動手，隱隱地聽見一個低喝道：「好好獻出寶來，饒你性命！」一個道：「乞饒貧僧狗命，寶物任大王取去。」林澹然心裏想道：「是了，必有劫賊。日間看見金銀器皿，故深夜來此劫取。怕俺知覺，悄悄地在後門做事。俺若趕進去，反要傷了鍾守淨性命。諒這夥毛賊決不敢從後門出去。後路窄狹，難以轉動，況又近俺禪房，必從前門而走。俺且坐在山門側首等他，不怕他飛上天去了。」有詩為證：

浩氣凌霄貫斗牛，無知鼠輩起戈矛。

夜深不遇林時茂，守淨資財一旦休。

這林澹然終是將官出身，心下甚有見識。輕輕閃出佛殿禪堂，逕到山門右邊一株大楊柳樹下坐了，將禪杖倚在樹邊。等了一會，只聽得金剛殿側門開處，黑影裏一夥人走將出來。前頭兩個漢子，挾著黑魘魘兩樣物件，後面七八個大漢，都馱著布袋。看看走近前來，林澹然躍起，倒提禪杖，大喝一聲道：「狂賊！劫了金寶，待往那裏去！」李秀苗龍聽得，喫了一驚，即撇鍾守淨行童，掣出腰刀，向前砍來。這韓回春莊客酒生都慌了，膽戰心寒，沒奈何丟了布袋，也拿著短棍鐵尺，上前助力。林澹然一條禪杖擋住，交手處，卻早一禪杖撩著李秀手腕，撲的倒在地上。又一個溜撒些的莊客要搶功，提起鐵尺，望澹然頂門上打來。林澹然把禪杖望上只一隔，將鐵尺早隔在半天裏，莊客右手四個指頭都振斷了，負著疼也倒在地上。苗龍看見風勢不好，心裏已知是林澹然了，撇卻手中腰刀，跪在地下叩頭，叫：「爺爺饒命則個。」這韓回春見苗龍跪了，與眾人也一齊跪下，叩頭乞命。

林澹然是慈心的人，見眾賊跪下求命，即收住禪杖，喝道：「俺這裏是甚麼去處，你這夥毛賊敢恣行劫掠？莫說你這幾個鼠賊，俺在千軍萬馬中，也只消這根禪杖。諒你這幾個得到那裏，大膽來捋虎須！今日你自來尋死，如何輕放得過！」說罷，舉起禪杖，正欲打下。這苗龍是個滑賊，有些膽量，他雙手爬向前來，寒簌簌地哀告道：「爺爺，待男女稟上，再打未遲。男女等也是良家兒女，只因命運淹蹇，又值惡薄時年，賣妻鬻子，家業凋零。出于無奈，只得做這偷摸的勾當。日間窺見爺爺佛殿上金銀寶玩，動了歹心實欲劫取，圖半生受用。不期冒犯虎威，乞爺爺開天地之心，施好生之德，佛門廣大，饒恕則個。」說罷，眾賊哀哀的只是磕頭。

林澹然躊躇一會，遠遠望見草坡上圓混混兩件東西滾來滾去，因黑夜月色朦朧，看不明白。林澹然喝道：「那草坡上滾的是甚麼物件？」苗龍磕著頭道：「爺爺，不敢說，小人等罪該萬死。這是東房正住持鍾法主老爺和一個行童。」林澹然失驚喝道：「你這一班該死的潑賊，快快救起鍾老爺來。」眾人即忙點起火草，向前將守淨行童解了繩索，去了布條，脫衣服替他穿了。林澹然上前看時，兀自口呆目瞪，動彈不得。林澹然怒道：「潑賊！既要饒命，好好將器械納下。」這班賊都將腰刀鐵尺，戰兢兢納在林澹然面前。澹然又喝道：「都脫衣服俺看。」一齊都脫衣解帶，赤條條的待林澹然搜看，身邊並無暗器。林澹然道：「著兩個好好地扶鍾法主行童進房去。」苗龍道：「若爺爺不打，情願服事鍾老爺。」隨令韓回春扶了鍾守淨，一個酒生扶了行童，一直送到鍾守淨臥房裏去了。餘賊低頭伏氣，跪在草裏喘息，也不敢動。這李秀和莊客兩個，倒在地上哼哼地捱命。

頃刻間，韓回春酒生兩個，帶一個道人出來稟覆道：「已送鍾老爺回房了。」林澹然分付道人：「快去辦些茶湯，調理鍾老爺。」那道人飛也似去了。原來這兩個賊恐怕林澹然生疑，故叫這道人出來回話。眾賊跪在地下，面面相覷，沒作理會處。欲待棄了李秀莊客奔走，又慮明日扳扯出來，進退兩難，猶豫不定。林澹然道：「俺已饒你，為何不走，還指望些甚麼哩！」這夥賊都哭將起來。苗龍道：「小人等今日窮極，幹了這犯法的事，萬死尤輕。蒙爺爺慨然赦宥，正是死裏重生，感恩無地。只一件，小人等雖然得生，終久難脫羅網。這兩個被爺爺打傷的掙扎不動，須是小人們扛他回去，路上若撞著巡軍盤詰，定遭擒拿，終是死數。若小人們各自逃去，丟下這兩人，爺爺雖大發慈悲饒了，鍾老爺受虧，必然不肯甘休，著落官府拷問，這兩個必定扳出小人們，也是個死。算來算去，左右是死，不如各人受爺爺一杖，落得乾淨，不枉了做英雄手內之鬼。」說罷，只是磕頭。

林澹然笑道：「你這潑皮，倒也有些志氣。也罷，汝等且打開袋子皮匣與俺看。」眾賊將又袋皮匣開了，林澹然一一檢過，喝道：「快將袋裏金銀物件，送到鍾住持臥房裏去交割明白。這皮匣內銀兩，賞與你眾人拿去均分，做些本分生理，不許再生歹心，有害地方。若蹈前非，撞到我手裏時，這番休想得活。」眾賊聽了，一齊磕頭跪拜。拜罷起來，將又袋照舊馱到鍾守淨房裏交割了，又帶那個道人出來回話。林澹然又道：「汝眾人輪流背這兩個打傷的人，俺自押送到城門邊，以免攔阻，保全汝等去罷。」眾賊不勝感激。苗龍等抹去臉上煤黑，兩個酒生扶了莊客，兩個扛了李秀，苗龍背了皮匣，一齊都出山門，林澹然押後。幸得一路無人知覺，直送到城外。眾賊倒身拜謝，悄悄都去了。

林澹然獨自個拖了禪杖，回到寺裏，卻早雞三唱，天色黎明。澹然走到鍾守淨房裏探望，鍾守淨行童被繩索縛傷了四肢，渾身麻木，都睡在床上叫疼叫痛。一見林澹然來，即以手挽住衣服，扯澹然坐在床上，口裏不住聲叫：「師兄是貧僧重生的爹媽，恩若丘山。今夜若非恩兄解救，幾乎命喪黃泉，此情此德，銘刻肺腑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師兄休得如此說。俺與你義同手足，蒙聖恩受了偌大供養，愧無以報。況俺與師兄職任不小，聖上欽賜許多金銀爐臺等物，若被劫去，查點怎了？今幸佛力浩大，得以完璧，萬全之喜。乃師兄鴻福，何謝俺為！」鍾守淨睡在床上，合掌稱謝不已。林澹然又道：「這件事不可播揚于外，就是寺裏知覺的人，須分付他不可傳說出去。聖上知道，只說你俺無一些才幹。適纔皮匣裏銀兩，俺已賞與眾賊去了，若少錢糧，待後補上。師兄可將息貴體，內外牆壁門扇，小僧自著人修葺。暫且告別，晚間再來探望。」鍾守淨道：「多承活命之恩，誓當補報。外邊若有動靜，乞師兄遮蓋則個。」林澹然道：「這個不必分付。」當下辭了鍾守淨，自回房中歇息。有詩為證：

揮金施劇盜，耀武教同袍。

思義須兼盡，威名泰岳高。

卻說鍾守淨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「林住持好沒分曉！盜已擒獲，為何不送官誅戮，以警將來，反饒放去了，將這一皮匣銀兩賞他？自古道：『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』莫非自己藏匿過了，假說賞與賊人，未可知也。有心不在忙，慢慢地看他冷破便了。」後人看到此處，單嘆這人心最是不平，「落水要命，上岸要錢」，這八個字真道不差。有詞為證，詞名重疊金：

昨宵見你炎炎熱，今朝條爾成冰雪。今昔一般情，如何有二心。急裏閑人貴，閑外親人贅。搔首自評論，從來無好人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苗龍等一行人，自城邊別了林澹然，抱頭鼠竄，都到李秀家裏，閉上店門，放下李秀並莊客，卻好天色已明。隨即打開皮匣，將裏面銀子取出看時，一齊歡喜。苗龍做主，將一半自與李秀韓回春三人分了；這一半，莊客酒生七人均分畢，都坐在李秀房裏。苗龍先開口道：「我們這□個弟兄，幾乎到闔王殿前陰司地府走一遭。若不是遇著這仁慈慷慨的林爺爺，如何得有今日？實係再生，好險好幸。」韓回春拍著大腿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古人說得好，知過必改。我弟兄們今日在萬死裏逃得性命，重見天日，從此後將分的銀兩，各尋生理，圖一個長進，莫辜負林爺爺一片好心。」李秀睡在床上道：「自古及今，也沒這樣好人。我適纔手腕上被打，血量在地，實料命歸陰府，那思再活人間。今得性命，重見妻兒一面，實出望外。這恩爺大德如天，報答不盡，誰承望又賞這若干銀兩。自今日為始，各人家裏安立林澹然爺爺一個牌位，上書著姓名，把赤金貼了，每日早晚侍奉拜禱，願他身登佛位，早證菩提。若遇每月朔望四季節序之辰，各出分子做功德，保他壽年千歲，福享無疆。你眾弟兄們道我這主意如何？」眾人一齊道：「好！受了他莫大之恩，正該如此報答。」眾人喫了些酒飯，各自散了。這李秀並莊客有了錢鈔，自去尋醫療治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林澹然在妙相寺中趕散了盜賊，救了鍾守淨性命，又是隆冬天氣，幸喜防閑得密，內外人等並不知覺。鍾守淨趁林澹然不在時，幾次到他房裏搜檢，並無蹤跡，鍾守淨方纔心裏信林澹然是個好人。自此後，凡寺裏一概錢糧財帛等項，與林澹然互相管轄，有事必先計議，然後施行。不時烹茶獻果，講法談禪，就如嫡親弟兄一般。寺裏僧眾見他兩個如此，也各心裏喜歡。光陰荏苒，疾似流星，但見爆竹聲中催臘去，梅花香裏送春來。當日是正月□三，上燈之夜，家家懸綵，戶戶張燈。怎見得好燈？古人有一篇詞名女冠子，單道這燈的妙處：

帝城三五，燈光花市盈路，天街處處。此時方信，鳳闕都民，奢華豪富。紗籠纔過處，喝道轉身，一壁小來且住。見許多才子艷質，攜手並肩低語。

東來西往誰家女？買玉梅爭戴，緩步香風度。北觀南顧，見畫燭影裏，神仙無數。引人魂似醉，不如趁早，步月歸去。這一雙情眼，怎生禁得，許多胡覷！

貼近妙相寺有一員外，姓周名其德，也是金陵有名富戶。因染了瘋疾，歲底許下本寺伽藍船燈一座，又許下經願數部。疾痊之後，酬還心願，僱匠人造下一隻木船，五彩油漆，外邊俱雕刻小小人物，撐篙架櫓，掌號執旗，吹打樂器，鎗刀劍戟悉具。四圍懸掛綵結珠燈，船裏供養伽藍神像，兩邊排列從人。船燈之前，又結一座鰲山，燈上將綢帛結成多般故事。寺裏寺外都懸燈結綵，哄動了滿城士女，那一個不來妙相寺裏看船燈，因此上惹出一個妖嬈，適償了前生孽債。說這佳人，住在本寺後門東首小巷裏。丈夫姓沈名全，乃是個舊家子弟。自小生來好穿好喫，只耽遊玩，懶讀詩書。況自幼嬌養，不會生理，不慚不恥的。有一夥惡少，起他個渾名，叫做「蛇瘟」。街前街後，貼上數□張沒頭榜文，名為「蛇瘟」行狀。寫道：

雙眼斜睨不亮，兩袖低垂不揚。語言半吞不吐，行步欲前不上。貪睡假鼾不醒，生理佯推不慣。飲酒鍾兒不放，喫食箸兒不讓。廩無粒米不憂，囊有千文不暢。腹中乾癟不飢，肚裏膨脹不脹。滿身風癢不搔，遍體醃臃不盪。巧妻侮弄不親，鄰族情疏不向。憑君炙博不焦，任你燻煎不爛。先君克眾不良，生下賢郎不像。編成不字奇文，好做蛇瘟行狀。

這沈全早年父母雙亡，娶個渾家，也是富戶之女，姓黎，小名賽玉，生得甚是飄逸。嫁與這沈全數年，家業漸漸凋零，奴僕逃散，田產填了債負。止留得一義男小廝，名喚長兒。虧這黎氏□個指頭挑描刺繡，專一替富貴人家做些針指，賺來錢米，養著沈全。當日沸沸地聞得人說，妙相寺裏船燈鰲山甚是好看。黎賽玉是個少年情性，又值閉月，當下對沈全道：「這妙相寺裏船燈，人人說好。我這裏止隔一兩重牆，甚是近便，遠處的若男若女，兀自來看耍，怎地不去看看來？」沈全道：「你要看，自和長兒同去，我在家裏尋個覺好睡。」黎賽玉見丈夫應允，隨即梳頭插花戴簪，換了衣服，叫長兒執些香燭，步行到這寺裏來遊玩。

進得山門，到了佛殿上，點了香燭，拜了幾拜。次後同長兒到廊下看了船燈，又到山門邊觀看鰲山，在人叢裏捱來捱去。看了半晌，長兒道：「娘，回家去罷。」黎賽玉笑道：「寺雖近便，卻也難得來的。今既來此遊玩一番，你可引我，往禪堂後殿兩廊小殿裏左右看一看去。」長兒引娘回步，回到後殿禪堂廚房週圍觀看。忽聽得一夥人道：「東首法堂中，鍾住持在那裏講佛法，我們也去聽一聽，不脫人身。」黎賽玉聞得，也同長兒到東首法堂裏來，聽這鍾住持開講佛法。兩個立在人叢背後聽了一會。

鍾守淨端坐在壇上，開講那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個字義。正講到第六個佛字，道：「善知識，欲解佛字，只不離了這些兒。」把手指著眾人之心。眾人把身一開，鍾守淨猛抬頭，忽見黎賽玉站在人後。鍾守淨斜眼一睨，見他生得□分標緻，有臨江仙詞為證：

寶髻斜飛珠鳳，冰肌薄襯羅裳，風來暗度麝蘭芳。緩移蓮步穩，笑語玉生香。

微露弓鞋纖小，輕攜綵袖飄揚，天然丰韻勝王嫱。秋波頻盼處，佛老也心狂。

鍾守淨不覺神魂飄蕩，按納不住，口裏講那個佛字，一面心裏想這個女菩薩。正講時來遇著酸酒店，遲遲撞了有情人。這鍾守淨到也是聰明伶俐的，不知怎地看了黎賽玉一點風情，就是□八個金剛也降伏不住了。一時錯了念頭，鎖不定心猿意馬。這婦人也不轉睛的將鍾守淨來覷。鍾守淨只得勉強在壇上支吾完了。行童進上茶果，鍾守淨道：「貧僧今日困倦了，眾施主暫且散去，明日再來聽講。」眾人見說，一齊散了。黎賽玉領著長兒，同眾人出了山門，取路回家。有詩為證：

從來女色動禪心，不動禪心色自沉。

色即是空誰個悟，反教沙裏去淘金。

卻說鍾守淨初次見這婦人，雖動塵心，不知婦人姓氏住居，又不好問得，只自心裏亂了一回，也只索罷了。不想臨出門時，這婦人領著一個小廝同走，鍾守淨心裏想道：「這小廝好生面熟。」想了一會，猛然省道：「是了，這小廝時常到我寺中井裏汲水，得便時間他端的，便知分曉。」當下寺裏鬧叢叢地早過了兩日。至第三日，卻是正月□五元宵佳節。鍾守淨林澹然早上齋供了神佛，令管廚房的和尚備齋，慶賞元宵。至晚擊動雲板，聚集合寺僧眾，禪堂裏點上燈燭，擺下齋席。鍾守淨林澹然二人為首，餘者依著年歲序坐兩傍。內中也有喫酒的，也有不喫的，或談玄理，或講閑話，直至更闌纔散。鍾守淨對林澹然道：「貧僧數年不曾看燈，今宵幸得風和月朗，天色晴明，況今歲之燈，比每年更盛。雖然夜色深沉，諒此良宵，殘燈未徹，欲與師兄同步一回，何如？」林澹然道：「承師兄帶挈，本當隨行；但有一件，目今寺裏看船燈鰲山的士女甚多，黑夜之中，或有不良輩乘隙偷盜，如前番故事，或是非火燭，干係不小。師兄若要看燈，帶一小童隨去，貧僧在此前後管理，以防不虞。」鍾守淨道：「師兄見教極是。小僧略略遣興即回，乞照管則個。」

鍾守淨戴了一方幅巾，穿了一領黑線緞子道袍，著一個行童，小名來真，提了燈籠，出山門，取路到御街大道看了，又轉過于家市口，遍處觀看。只見香塵滾滾，士女紛紛，燈月交輝，果是人間良夜。有賦為證：

絳蠟光瑤，千百種花燈競放；皇州景麗，億萬家絃管爭鳴。飛複道以連雲，凌星橋而渡漢。鰲山炫彩，聚四方五岳之精；瑤島增輝，竭人力天工之巧。龍盤水樹，收羅水族之奇珍；鳳舞梧桐，畢獻羽翎之幻像。毛蟲燈麒麟作長，走獸燈獅子居先。張異域之屏圍，掛名人之手筆。珍珠燦爛，縱然鮫客亦神驚；錦繡輝煌，便是離婁須目眩。萬卉中牡丹領袖，百果內文杏樞衡。行行技藝盡標能，物物雕鏤俱極巧。又見眾仙試法，更有百怪呈靈。玲瓏燈架飾珠鞞，皎潔燈球妝翡翠。說不盡繁華世俗，接不暇富貴民風。金鞍玉勒有王孫，翠幃朱帷成貴戚。綺羅隊裏，多少花容月貌足驚郎；冠蓋叢中，無數墨客騷人堪動女。正是濃情樂處香盈路，遊倦歸來月滿庭。

鍾守淨和行童趁著燈月之光，也不點燈籠，兩個穿東過西，走遍了六街三市，看之不足。又早樵樓鼓響，卻是二更天氣，家家燭燼，戶戶收燈，看燈的漸漸散了。但見：

條條街靜，處處燈收。蟾光斜向禁城傾，銀漢低從更漏斷。笙簫絕響，踏歌人在何方？鑼鼓聲稀，逞技郎歸那院？王孫公子收筵席，美女佳人下繡幃。

鍾守淨喚行童點了燈籠前導，自卻徐步而行，取路回寺。與行童一頭走，一頭講道：「夜已深沉，若往大路回去，一發遠了，不如抄路往後牆小巷去，到也省走幾步。」即取路往小巷裏來。卻好轉得彎時，遠遠的聽得一個小廝，在月下唱吳歌。唱道：

好元宵，齊把花燈放。捱肩擦臂呀，許多人遊玩的忙。猛然間走出一個臘梨王，搖搖擺擺，妝出喬模樣。頭兒禿又光，鼻涕尺二長，虱花兒攢聚在眉尖上。乾頭糯米，動子個羅羅行，把銅錢捉住了就纏帳。何期又遇著家主郎，揪耳朵，剝衣裳，一打打了三千棒。苦呵，活冤家，跌腳淚汪汪。明年燈夜呵，再不去街頭蕩。

鍾守淨抬頭一看，見個年少婦人，一隻手扶著斑竹簾兒，露著半邊身子兒，探頭望月，似有所思。守淨促步上前，細看那婦人，就像□三日來寺裏聽講經的冤家。那唱歌的原來就是隨行小廝。這黎賽玉因當日元宵佳節，見別人家熱熱烘烘開筵設宴，張燈酌酒，慶賞燈夜，自己夫妻二人，手中沒了錢鈔，寂寂寞寞的喫了些晚飯。沈全原是懶惰之人，早早先去睡了。黎賽玉無可消遣，因想昔日榮華，目前淒楚，心下不樂，不欲去睡。冷清清立在門首，板著臉兒看燈望月，聊遣悶懷，不期鍾守淨卻好走來撞著。黎賽玉眼乖，月下便認得是鍾和尚，即抽身閃入簾裏。鍾守淨走了幾步，心裏不捨，故意將燈籠一脚踢滅了，轉喝行童不小心，「為何把燈籠滅了？快到那家點一點燭，好走路。」行童即忙轉去到黎賽玉家裏，借燈點燭。鍾守淨隨即跟著行童，走到簾兒外站立窺覷。黎賽玉叫長兒忙替行童點燭，鍾守淨在簾外假意罵道：「叵耐這畜生，將燈籠打滅，半夜三更，攪大娘子府上。」賽玉笑道：「住持爺怎講這話。鄰比之間，點一點燈何妨。」鍾守淨忙進簾裏，深深稽首謝道：「混擾不當。」賽玉慌忙答禮道：「不敢，請便。」行童提了燈籠，鍾守淨又作謝了而行，不住的回頭顧盼，迤邐回寺。林澹然與眾和尚都在禪堂等候，見鍾守淨回來，各歸臥室去了。

鍾守淨進房裏禪床上坐下，喫了一杯苦茶。行童鋪疊了床，烘熱了被，伏侍鍾守淨睡了，方纔自去熄燈安歇。鍾守淨雖然睡在床上，心裏只是想著：這婦人如花似玉，怎地能勾與他說一句知心話兒，便死也甘心。翻來覆去，再三睡不著。直捱到五更，神思困倦，朦朧在太湖石畔，憑著欄杆看池裏金魚遊戲。正看間，道人來報：「佛殿上一位女菩薩來許經願，要接住持爺親自懺悔。」

鍾守淨至殿上看時，卻是這聽講經的美人。鍾守淨打個稽首，扯著風臉問道：「施主娘子，今日許經願，還是擇日接眾僧到府上誦經，還是在敝寺包誦？」那美人答道：「妾有一腔心事，特來寶刹拜許經懺，以求早諧心願。寒舍不淨，敢煩住持爺代妾包誦此經。敬奉白銀二兩，以為香燭之費。」說罷，伸出纖纖玉指，將銀子一錠，雙手遞將過來。鍾守淨雙手去接，卻是一枝並頭蓮釵兒，藏在袖裏。此時鍾守淨心癢難抓，又問：「施主高姓貴宅？為甚心事許願？」那美人道：「住持欲知奴家姓字住處，乃田中有稻側半初，人下小小是阿奴。寒頭貝尾王點污，出沉帝王為丈夫。為有一段因緣，特許良愿，以求如意者。」鍾守淨聽罷，不解其意，即請美人到佛堂裏用齋。那美人並不推辭，就攜著鍾守淨手，到佛堂中。守淨愈覺心癢，忍不住挨肩擦背，輕輕問道：「施主適纔許願，實為著甚的一腔心一來？」

那美人雲鬢低髻，星眼含嬌，微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賤妾身耽六甲，常覺腹痛不安，故煩許願以求一子。」鍾守淨趁口道：「和尚有一味安胎種子靈丹，奉與娘子喫下去，管取身安體健，百病消除，臨盆決生男子。」美人歡喜道：「若蒙賜藥有靈，必當重謝。」鍾守淨道：「我釋門中郎中，非世俗庸醫之比。先求謝禮，然後奉藥。」美人道：「倉猝間未曾備得，怎麼好？」鍾守淨笑道：「娘子若肯賜禮，身邊盡有寶物。」美人道：「委實沒有。」守淨道：「貧僧要娘子腰間那件活寶，勝過萬兩黃金。」美人帶笑道：「獸和尚，休得取笑。」鍾守淨心花頓開，暗思道：「今番放過，後會難逢，顧不得了。」即將美人劈胸撲住，腰間扯出那話兒，笑道：「這小和尚做郎中，□分靈驗。善能調經種子，活血安胎，著手的遍體酥麻，渾身暢快。」那美人掩口而笑，二人正欲交歡，忽見壁縫裏鑽出一個紅臉頭陀，高聲道：「你兩人幹得好事，待咱也插個趣兒。」一手將美人奪去親嘴。鍾守淨吃了一驚，心中大怒，按不住心頭火起，將一大石硯劈面打去。頭陀閃過，趕入一步，把鍾守淨劈頭揪翻，大拳打下。鍾守淨極力掙扎不得，大聲喊叫：「頭陀殺人，地方救命！」行童來真聽得喊叫，諒是鍾守淨夢魘，慌忙叫喚。鍾守淨醒來，卻是南柯一夢，掙得一身冷汗，喘息不定，心下暗暗嗟吁不已。

少頃天色黎明，行童請喫早膳。鍾守淨披衣而起，漱洗畢，舉箸喫那粥時，那裏咽得下喉。即放下箸，止呷兩口清湯，叫行童收去。自此之後，恰似著鬼迷的一般，深恨那紅臉頭陀。又想夢中四句言語不明，自言自語，如醉如痴，廢寢忘餐，沒情沒緒，把那一片念佛心，撇在九霄雲外。生平修持道行，一旦齊休。合著眼，便見那美人的聲容舉止，精神恍惚，懨懨憔悴，不覺染了一種沉痾，常是心疼不止。林澹然頻來探望，請醫療治，並無效驗，林澹然也沒做理會處。凡平日縉紳故友來往的人，並不接見。寺中大小事務，都憑林住持一人管理，鍾守淨只在房中養病。這病源止有伏侍的行童略曉得些，也不敢說出，終日病勢淹淹。

又早過了一月，忽值三月初三日，乃是北極祐聖真君壽誕。本寺年規，有這一夥念佛的老者，和一起尼姑，來寺裏做佛會。當下眾士女念佛誦經，哄哄的直到申時前後。化紙送聖畢，喫齋之際，內中有一個老尼問：「今日為何不見鍾法主出來？」眾和尚答道：「鍾住持有恙在身，久不出房矣。」那尼姑失驚道：「怪道久不相見。鍾住持出家人，病從何來？既有貴恙，須索進去問安則個。」齋也不喫，袖了些果子，起身逕入鍾守淨臥房裏來。

原來這老尼姑姓趙，綽號叫做「蜜嘴」，早年沒了丈夫，在家出家。真是俐齒伶牙，專一做媒作保。好做的是佛頭，穿庵入寺，聚眾斂財，挑人是非，察人幽隱。中年拜一位遊方僧為師，法名妙本。街坊上好事君子，撰成一出無腔曲兒，教頑耍兒童念熟了，每見趙尼姑行過時，互相拍手歌唱，以成一笑。曲云：

妙妙妙，老來賣著三般俏；眼兒垂，腰兒駱，腳兒趣。見人拍掌呵呵笑，龍鍾巧扮嬌容貌。無言袖手暗思量，兩行珠淚腮邊落。齋僧漫自追年少，如今誰把前情道。

本本本，眉描青黛顏鋪粉。嘴兒尖，舌兒快，心兒狠。捕風捉影機關緊，點頭掉尾天資敏。煙花隊裏神幫襯，迷魂陣內雌光棍。爭錢撒賴老狸精，就地翻身一個滾。

這趙尼止有一個兒子，名叫翻□四，又無生理，倒靠娘東拐西騙，覓些財物，以過日子，還要偷出去花哄哩。因食用不足，常得鍾守淨周濟些錢米，故這尼姑是受過恩惠的人。見鍾守淨有病，怎得不驚。急急走人去探望一遭。不因此去，有分交：

遊魚吞卻鉤和線，從今釣出是非來。
不知見了鍾守淨，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